

古史考

古史考 紀元前公室諸侯各立國而後有天子之號

紀元前諸侯各立國而後有天子之號

紀元前諸侯各立國而後有天子之號

紀元前諸侯各立國而後有天子之號

紀元前諸侯各立國而後有天子之號

紀元前諸侯各立國而後有天子之號

紀元前諸侯各立國而後有天子之號

紀元前諸侯各立國而後有天子之號

紀元前諸侯各立國而後有天子之號

紀元前諸侯各立國而後有天子之號

釋史卷七十八

春秋第四十八

晉失諸侯

左傳

成公十一年

秋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

伯於是驟朝于晉而請為昏

襄公

二十三年春杞孝公率晉悼

夫人喪之平公不徹樂非禮也禮為鄰國闕

二十九年

晉平公杞

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

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子大叔見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

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

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

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

穀梁傳

言者天子封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其民足以滿城以自

守也杞危而不能自守故諸侯之大夫相帥而城之此變之正也

晉侯使司馬女叔

侯來治杞田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慍曰齊也取貨先君若有知
也不尚取之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
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
杞夏餘也而卽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
而何有焉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
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
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杞文公來盟書曰子賤之也
冬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

三十二年

二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輿人

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
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
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二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

伯會卻成子于承匡之歲也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
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
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
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召之
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
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爲政
辭以老與之固使爲君復陶以爲絳縣師而廢其輿尉於是魯
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媿也有趙孟以爲
大夫有伯瑕以爲佐有史趙師曠而谷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
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媿乎勉事之而後可三十一年
春王正月穆叔至自魯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儵

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
趙孟死爲政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
也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旣而政在大夫韓子懦
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
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
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又與季孫語晉故季孫不
從及趙文子率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爲政不能圖諸侯
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大己亥孟孝伯卒

昭公元年

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

趙孟禮終趙孟賦瓠葉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
一獻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

及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趙孟辭私於子產曰武請於冢宰
矣乃用一獻趙孟爲客禮終乃宴穆叔賦鵲巢趙孟曰武不堪
也又賦采芣曰小國爲繁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子皮
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趙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危也可
使無吠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於
戾矣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
潁館於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
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
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儉食朝不謀夕何
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爲老將知而毫及之者其趙孟
之謂乎爲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

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卽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爲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爲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

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妣蓐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崇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崇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爲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肸未之聞

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行人揮送之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皙對曰其與幾何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悖謔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悖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爲五色徵爲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爲四時序爲五節過則爲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

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畜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三三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國語平公有疾秦景公使醫觶視之出口疾不可爲也是謂遠男而近女惑以生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不生天命不佑若君不死必失諸侯趙文子聞之曰武從二三子以佐君爲諸

侯盟主於今八年矣內無苛慝諸侯不二子胡曰良臣不生天命不佑對曰自今之謂齟聞之曰直不輔曲明不規闇搖木不生危松柏不生埤吾子不能諫惑使至於生疾又不自退而寵其政八年之謂多矣何以能久文子曰醫及國家乎對曰上醫醫國其次疾人固醫官也文子曰子稱蠱何實生之對曰蠱之慝穀之飛實生之物莫伏於蠱莫嘉於穀穀興蠱伏而章明者也故食穀者晝選男德以象穀明宵靜女德以伏蠱慝今君一之是不饗穀而食蠱也是不昭穀明而皿蠱也夫文蟲皿爲蠱吾是以云文子曰君其幾何對曰若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過是晉之殃也是歲趙文子卒諸侯畔晉十年平公薨禮記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蠱焉美哉負焉

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門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

禮

國語趙文子爲室斲其椽而礱之張老夕焉而見之不謁而歸文子聞之駕而往曰吾不善子亦告我何其速也對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礱之加密石焉諸侯礱之大夫斲之士首之備其物義也從其等禮也今子貴而忘義富而忘禮吾懼不免何敢以告文子歸令之勿礱也匠人請皆斲之文子曰止爲後世之見之也其斲者仁者之爲也其礱者不仁者之爲也 趙文子與叔向遊於九京曰死者若可作也吾誰與歸叔向曰其陽子乎文子曰夫陽子行廉直於晉國不免其身其知不足稱也叔

向曰其舅犯乎文子曰舅犯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其隨武子乎納諫不忘其師言身不失其方事君不援而進不阿而退

禮記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不沒其身其知不足稱也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知人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呐呐然如不出諸其口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

○禮

韓非子中牟無令晉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也而可武曰刑也子可公曰非子之讎也曰私讎不入公門子可故曰外舉不避讎內舉不避子趙武所薦四十六人及武死各就賓位其無私德若此也○左傳而奚事聞

左傳十二月晉既烝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甲辰朔烝于溫
庚戌卒鄭伯如晉弔及雍乃復

韓非子平公問叔向曰羣臣孰賢曰趙武公曰子黨於師人武
立如不勝衣言如不出口然所舉士也數十人皆得其意而公
家甚賴之及武子之生也不利於家死不託於孤臣敢以爲賢

也

新序晉平公過九原而歎曰嗟乎此地之蘊吾良臣多矣若使死者起也吾將誰與歸乎叔向對曰其趙武乎平公曰子黨於子之師也對曰臣敢言趙武之爲人也立若不勝衣言若

不出於口然其身舉士於白屋下者四十六人皆得其意而公家甚賴之及文子之死也四十六人皆就賓位是以無私德也臣故以爲賢也平公曰善夫趙武賢臣也相晉天下無兵革者九年春秋曰晉趙武之力盡得人也葉公諸梁問樂王鮒曰晉大夫趙文子爲人何若對曰好學而受規諫葉公曰疑未盡之矣對曰好學智也受規諫仁也江出汶山其源若甕口至楚國其廣十里無他故其下流多也人而好學受規諫宜哉其立也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語言順德之行此之謂也○家語孔子謂子路有此語

左傳

二年

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

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謂陳無宇非卿執諸中都少姜爲之

請曰送從逆班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叔弓聘于晉
報宣子也晉侯使郊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
爲賓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請辭致館辭曰寡君命
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叔向曰子叔子
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
信也先國後已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
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
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

公羊傳其言至河乃復前不敢進也

穀梁傳

恥如晉故若有疾也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宿

如晉而得入

惡季孫宿也

叔向言陳無字於晉侯曰彼何罪君使公族逆之齊

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以貪國則不共而執其使君刑
已頗何以爲盟主且少姜有辭冬十月陳無字歸不十一月鄭

印段如晉弔 三年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
與張趯見之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爲此來也子大叔曰將得已
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
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
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
而數於守適唯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
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
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
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二大夫退子大叔告人曰張趯有
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寡君使
嬰曰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

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官焜燿寡人之望則又無祿
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
徼福於大公丁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
遺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
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
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縗絰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
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羣臣實
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晉韓起如齊逆女公孫薑
爲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人謂宣子子尾欺
晉晉胡受之宣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秋七月鄭
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敝